



女流

Womankind

唐 果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女流

唐 果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流 / 唐果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3.12

(私享者丛书)

ISBN 978-7-5525-1157-4

I. ①女… II. ①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7692号

女流

唐果 著

责任编辑 李少敏 谢 瑞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3223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1157-4/I·405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粒米写给一只老鼠的情书 / 1

你该有双什么样的人字拖 / 8

野菊花 / 12

放学路上 / 27

夏日潮汐 / 48

朱小萍进城 / 69

女流 / 86

寻找阿绿 / 128

糖罐子 / 145

一粒米写给一只老鼠的情书

亲爱的老鼠：

亲爱的老鼠，亲爱的？甚至你不知道我是哪粒米，我也不知你是哪只老鼠。

不过，既是我——一粒米给你——一只老鼠写信，应该是我向你坦白，我在的这户人家男主人叫曹国庆，女主人叫安小琴。他们结婚五年了，有一个三岁多的女儿叫佳佳。不知他们去哪里买回来一盘CD，里面有首歌叫《老鼠爱大米》，要说这首歌一点儿都不高深，不信我念几句给你听听你就知道啦：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听到了吧？里面有我——大米，还有你——老鼠，关键的问题是老鼠爱大米。爱，可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现在上至七十岁的老妇、下至三岁的黄口小儿都知道：老鼠爱上大米了。嘻嘻，说白了就是你爱我。我从来不知道有一只老鼠如此爱我，不追究它因何生爱，所以呀，尽管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应该矜持些，不要随随便便给一位男性写信（更何况是男老鼠）。可是“爱”它抓住了我。也许只有我这粒米被抓住，但有什么关系呢？做一颗与众不同的米、敢于承受的米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没有。所以我要给你写这封情书。

衷心感谢杨臣刚先生！虽然从男女主人的闲聊中知道杨臣刚长得很丑，像个大萝卜。那是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杨臣刚作为网络歌手的代表出场，唱的就是这首《老鼠爱大米》，我听到电视里传出掌声，还有很多青年男女唱和的声音，可此可知，这首歌受欢迎的程度了。由此可以证明，老鼠有多么爱我——这颗大米了！

可是亲爱的，亲爱的老鼠呀，你在哪里呢？

女主人小琴提着菜篮子走进厨房，后面跟着她的女儿佳佳。小女孩儿走路轻轻的，即使蹦跳落地的声音也是轻轻的，经常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分辨出来。不过也不难，女主人喜欢穿高跟鞋配套装，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白领”吧，到家后她便换上拖鞋，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男主人曹国庆的脚步很重，到家后就把皮鞋甩在门口，然后换上棉布拖鞋躺在沙发上看报纸。我是从他频繁翻报纸的沙沙声中猜到的，他看报纸很快，他是一个缺少耐心的男人。亲爱的老鼠，别以为他女儿走路轻悄悄的就很温柔，有时候她的尖叫声能把我从对你的思念里拉扯出来。终归是女孩子啊，她喜欢往厨房跑，有时候一个人会搭凳子爬上操作台。有一次她把酱油瓶打翻了，吓得大哭起来。泼洒的酱油顺着案板的边沿流下来，差不多要流到米柜里面了。我心想，我的白裙子得完蛋了。还算是幸运，男主人听到哭声冲进来，哄住了孩子，破天荒地，他还用抹布把地上的酱油全擦干净了。谁说男人懒得连酱油瓶倒了都不会扶起来呢？

接下来我该告诉你这只米柜了，就是我吃饭睡觉的地方。这只浅黄色的米柜是海豚牌的，一次可装一百斤大米。我便是一百斤中的一粒，总是处于最上面那层。看看，亲爱的老鼠，我运气不错

吧？要等整柜米快完的时候，他们才能吃到我。你别小看这一百斤，城市人不比农村，城市人口少，三口之家，一百斤米，够他们吃上五六个月了。五六个月对你们来说是短，对我们来说就是长久啊，甚至可以用永恒来形容它。我已经在他们家两个月了，我的差不多五分之二的同伴已经进了他们的肚子。也就是说，无论是谁，怎么爱它们当中的一个，也见不到它们了。每一次女主人蹲在米柜前舀米我就心惊肉跳，我们的处境就像身处悬崖的人在慢慢地往下掉。女主人每做一次饭，我就往下掉一点儿。

有一天，女主人跟男主人商量说，我们经常去张浩家吃饭，是不是也应该请他们夫妻俩来我们家吃顿饭呢？男主人欣然同意。他很满意他的妻子，长得漂亮不说，还给他生了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好厨艺进得了厨房，得体的打扮出得厅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朋友们，比如张浩夫妇。

他们真幸福啊，亲爱的老鼠，你不知道我有多嫉妒他们。不是人家都在唱：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可亲爱的老鼠，你在哪里呢？你听到我的呼唤了吗？你知道我在为你流泪吗？你相信一粒米会为一只老鼠流泪吗？可是亲爱的老鼠，这一切全是真的。

自从听到他们要请客的消息后，我就无法入睡了，我多么希望漂亮的女主人能打消这个愚蠢的念头。他们为什么不像以前一样去饭店宴请他们的朋友，而非要在家里请客把一个干净整洁的家弄得乌烟瘴气呢？我不怕死，可我还没有见到你，在没有见到你之前我怎么能被人吃下肚子呢？从那以后，我对女主人每顿倒出的那一小碗米已经不那么在意了，而那不久的将来要面临的事情占据了我的心。我心里想着，既是宴请少不得十人八人，二三十人也是说不定的。

主人家也有一窝老鼠，它们住在我头顶的隔板墙里，我的主人曾多次追赶，可到最后它们都会聚集在那里。在不知道老鼠爱大米之前，对于过街的老鼠，我非常希望人们把它们赶尽杀绝，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一只老鼠爱我，所以我觉得老鼠的脑袋挺可爱的，而它的尖牙利齿无疑是勇敢的表现，喜欢深夜出动说明它们是不折不扣的不畏惧黑暗的地下工作者。这家老鼠的女儿要出嫁了，它们敲锣打鼓把它们的小天地弄得非常喜庆，想必这样的场面主人家五年前也曾有过，那个大红的喜字还贴在我旁边的冰箱上呢。毋庸置疑，老鼠女儿嫁的肯定是老鼠儿子，所谓“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说的就是它们。

可是我呢？我是一粒大米啊！虽然我穿着白裙子，身材窈窕、眉清目秀，远看像仙女，近看一颗米，可你是老鼠啊！假设我们双双走在大街上会刺激多少双眼睛啊？真不敢想。爱我的老鼠啊，你会想这些吗？就是我们的将来。我们有将来吗？甚至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我知道，现在谈我们的将来是奢侈的。我在惶恐不安中过日子，我不分白天黑夜地想你，白天我想你想得起瞌睡，晚上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那是一个星期天，太阳早早地出来了，这些是我从被晒得发热的米柜外壳感觉到的。这一天他们谁都不睡懒觉了，男主人起床后先把女儿送到他的妈妈家，然后和妻子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那天的菜可真丰盛啊。亲爱的老鼠，我知道你们比米强，你们吃过很多美味，我敢说有一样东西你们没有吃过，就是女主人自己发明的一道菜，叫鸡肉卷大饼，做法我就不细说了，这道菜很快被主宾们一扫而光，往往东西太好吃就很难顾及你们的脾

胃了。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开始我以为会来很多客人的，事实上客人只有夫妻俩，就是那天吃饭的人只有四个人。还有一点儿我那天才明白，我亲爱的老鼠，在那种场合米饭成了配角，不当主角当配角多么好啊，当配角意味着我可以在米柜里多待几天了。女主人一个劲儿地让客人多吃菜，男主人也一个劲儿地劝客人多喝酒，一杯接一杯。酒足饭饱，小琴收拾碗筷，张浩的妻子想去帮忙被她赶出了厨房。男主人意犹未尽，要去买一副牌来四个人玩，可男主人平时不管柴米油盐，不知哪里有卖扑克的。张浩的老婆吴珊便自告奋勇地与曹国庆同去，留下女主人小琴和张浩在家里，小琴洗碗客人站在一边看。这时候，男主人和女主人的对话把我从悲痛中解救出来。张浩说：“小琴，可惜你这双纤纤玉手啊，记得当时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坐在你后面，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看你举手回答问题，你举起的小手像一双精雕细琢的玉器。才几年哪，你的手却变成这个样子。”安小琴的手上沾满泡沫，转过头来看了张浩一眼：“张浩，你还记着这些？”“不，小琴，我记得的不仅这些，记得当时我们坐在操场边的草地上，我跟你说我想和你在一起，可你不懂它的意思。”“是啊，我当时是不是很傻！”“不是傻，我没见过比你更纯洁的女孩子。可是后来……真是天捉弄人啊！”“你们家吴珊不是挺好的吗，你们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况且当时我不懂爱没有爱上你。”“小琴，夫妻之间是不需要相敬如宾的！如果当时你嫁给我的话……”有脚步声从楼下传来，还有男女高声说话的声音，国庆和吴珊买扑克回来了。那天晚上他们玩得很晚才散。

我早就听到这首歌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可为什么现在才想起给你写信呢？那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想到怎样把信

传到你的手上。人类多好啊，他们写信后有邮递员送，有电报、电话、网络等等。而我呢只能写，就算写好了也不知如何把信送到你手里，漂流瓶不错，可是我又如何去海边，把瓶子放到大海里呢？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这封信，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同类——老鼠身上了。我是这样想的：我把写好的信放进米缸，假如老鼠来偷大米的话，它会看到这封信：如果它刚好是只善良的老鼠的话，它会帮我把信送到你的手上。希望渺茫啊，但是我会祈求，祈求老鼠快来偷米，就算把我偷了去也无所谓。而我头顶上的老鼠好像是窝圣鼠，它们只在主人家住，却不偷主人家的米，它们去邻居家偷米，在我头顶吃得“嘎嘣”直响。我替一些米感到幸福也替一些米感到悲哀，我是说假如吃它们的老鼠爱它们，那它们就是幸福的。

我的主人，他们吵架了，这是我来到他们家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原因是在一次晚宴上张浩喝醉了指着国庆的鼻子说他不怜香惜玉，说如果国庆不心疼自己的老婆自会有人心疼。国庆当时就发火啦，说他家的事情不需要旁人来指手画脚，他老婆过得很幸福。国庆回到家，看到老婆又在厨房忙活，就大声吼道：“你不想做事就闲着，何必到外人面前说三道四的？”小琴想，她操持一个家，一个回到家就把双脚跷到沙发上的男人还朝他发火。小琴满肚子的委屈一下子全爆发出来了：“我嫁给你就因为我会生孩子能洗衣会做饭吗？会生孩子的女人多了去了，至于洗衣做饭你大可以请个保姆，干吗非要娶个老婆呢？你看你，一到家，像个老爷似的，你以为我在单位就不累就不受委屈啦？”国庆本来还想辩解的，可是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小琴说完就坐在沙发上哭，把个孩子吓得坐在沙发上不敢动弹。国庆这才发现是自己太过分了，想想以前他们恋爱那会儿也是甜蜜的，当时他给她买盒饭，甚至替小琴买卫生巾，

一个未婚小伙子帮女朋友买卫生巾多少有点臊人。难道真如古人所言：从奴隶到将军？国庆于是把孩子抱在腿上，扳过小琴的肩膀说：“对不起，亲爱的老婆，你实在是太好了，以后请你不要那么好，我的这些毛病不都是你惯出来的吗？以后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让我干的我也会抢着干。”小琴做家务本没有什么怨言，让她生气的是他居然吼她。小琴听后破涕为笑，就坡下驴地说：“那你去把垃圾倒了吧！”国庆于是拉着女儿的手，提着垃圾袋下楼去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化解了，如果是我们将来能在一起过日子的话，亲爱的老鼠，你可别笑我啊，我是说的是如果，如果我们也像我的主人家那样磕磕碰碰的，你会向我低下你长着尖牙利齿的头吗？如果是的话，吵架无疑也是幸福的。说来也真奇怪，主人家自此以后就变得不一样了，女主人做饭，男主人就来厨房择菜，他们边做边说笑，有时候好像忘了还有个女儿。而他们的女儿佳佳自顾自地看她的动画片。

假如我们有孩子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一粒洁白的米呢，还是一只硕大的老鼠？可不是我重男轻女呀，我更想要一只壮硕的大老鼠，跟你长得差不离。到那时候，父子俩一起唱：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该何等幸福！我离柜底距离不远了，可是我还没有见到你呢！我亲爱的老鼠，亲爱的、亲爱的老鼠，你到底在哪只米柜里偷米吃呢？看来，我是注定得不到你的回应了。

唉！此致吧，敬礼吧！

一颗因爱而爱的米

2006年2月14日

你该有双什么样的人字拖

坐我对面的阿霞突然从纸堆里抬起头来，问道：“果，你说我该有双什么样的人字拖？”和阿霞共事六年，我听到过无数她提出的奇怪的问题，可不知为什么，今天她却瞄上了人字拖。她也想要一双人字拖了吗？经常见人在你面前穿着人字拖拖来拖去的，难免产生试一试的念头。

人字拖是一种拖鞋，我们这里的人习惯称之为拖撒，对于这样一种司空见惯的拖鞋，阿霞怎么会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而且她提问的时候煞有介事，漂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双唇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的鱼鳃。我知道，这个问题折磨她也许不止一天两天了，否则她不会在如此繁忙的工作时间提出来。

此前我确实没想过自己该有双什么样的人字拖，我不喜欢人字拖，没有缘由，也从来没有穿它的打算。而且我当时确实忙，于是我答应她晚上回家好好想想，明天一大早来告诉她答案。满以为这是最妥帖的答案，而且对于这么一个无聊的问题，如果不是因为阿霞提出，我懒都懒得理。阿霞看我继续埋头工作，便很失望，她叹了一口气，人便离开了办公室。

从阿霞的脚步声可以听出，她走过了拐角，出了门，走到走廊了，我不知道她要去哪里。或许去洗手间照照镜子、理理头发，或

许就是去走廊尽头望望远处黑黢黢的山峦。如果不是阿霞喜欢穿高跟鞋，如果不是高跟鞋敲击花岗岩地板发出铿锵的声响，穿一袭黑长裙的阿霞在这幢楼里活像一个鬼。

我的确听到一位男同事这样说她，他说她前世肯定是某位达官贵人的小妾，被正房嫉妒，把耳朵的官人无力保护，被赶出家门逼不得已投河自尽。不然那么漂亮的人儿为什么不会笑？记得当时我听到这话，立马狠狠地骂了那位嚼舌头的男同事一顿，我说他是吃饱了撑的，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闲得无聊编这样老套的故事来数落阿霞，真不像个男人。当天我就问阿霞她为什么不爱笑？她说：“有什么好笑的呢？不好笑而笑你以为我真傻呀？”

阿霞的高跟鞋把地板敲得“邦邦邦”地响，我知道隔壁坐于窗边的男士忍不住会从办公桌上抬起头来，我知道他们看到的风景是这样的：阿霞高高的胸脯微微颤动，像两座侧倒的平行的山丘被波涛推搡着，而且它们从来都不在哪个海岸停靠。

一踏进家门我就想到阿霞的问题了，我是个认真的人，我答应明天早上给她答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晚上，我将被这个问题拖着在黑夜中沉浮。

是啊，她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人字拖呢？

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在开始思索重要问题之前还有些家务要做。我把电饭锅里的饭舀进蒸笼，把大碗里的鸡肉腾到小碗里并置于饭上，从冰箱里拿两个鸡蛋在水龙头下洗净放进电饭煲，这些是我的晚饭。打开冰箱，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已经开始变黄的黄瓜，记得我在菜市场看到它时它是多么娇嫩，我偷偷地掐了其中一根，它立马就出水了。真没想到，在冰箱里也是一个样，比吊在藤上还老得快。我洗净黄瓜削去两头，咬下一口，黄瓜有点苦，经验告诉

我黄瓜能治便秘，此刻我需要它。

一本书经常往返于卫生间和客厅之间，已经奔波得不成样子了，这是本我喜欢的书，出于对它的怜悯，我决定去另换一本。我咬着黄瓜，拿着它来到楼上，在打开书柜门的时候，我又想，如果换一本书的话，另一本书也会有同样的下场，按照老前辈的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的处世准则，我决定继续牺牲它，于是我又把它拿下来。我提着装洗衣粉的小桶去阳台，昨天孩子把一大堆脏衣服丢里面了，再不洗它们该有味了。我先把洗衣机的进水管接上水龙头，舀了两勺洗衣粉放进去，摁动启动键，想着一小时后便可以拿衣服出来晾了，我的心情便出奇地好。于是我啃着黄瓜，扶着栏杆欣赏起远处的风景来。

听说中国南方发大水，我们这里却没有，所以我喜欢雨，它不但把植物喂得饱饱的，而且还把它们的叶片洗得干干净净的，阳台几天不打扫，也不怎么见灰尘。远处有绝佳的风景，用青翠欲滴来形容也不为过，要不是远处田野上有几条纵横交错的电线和无数根顶着电线的杆子，我可能不会那么快从楼上下来。每当这时候，我就恨不得把电线杆放倒，把电线丢进芒市大河，让电线从芒市大河滚到瑞丽江去，从瑞丽江滚到伊洛瓦底江，又从伊洛瓦底江滚进印度洋，最后被凶残的鲨鱼吞下肚子。

嗯，黄瓜终于被我解决了，现在我可以安定地坐在沙发上想想关于人字拖的问题了：你究竟应该有两什么样的人字拖？人人人……字字字……拖拖拖……

我听说一位农村孩子报名参军，去医院体检，体检完医生在填写体检报告时不无忧伤地看着他的双脚，他因为家贫从穿鞋始就只穿几块钱一双的人字拖，硬生生把一双小巧的长条面包脚穿成一双

扫把脚。出于对穷人的怜悯，体检医生想到了假如孩子在部队提了干，他这双脚如何塞得进铁皮一样硬挺的军用皮鞋？为此削足适履对他的家庭来说岂不是雪上加霜？出于好意（当然他没把他的好意告诉他），体检医生在他的体检表备注栏里写下了：“心律不齐，不宜剧烈运动。”

阿霞，你窈窕的身姿、拖地长裙、高耸的胸脯配上一双扫把脚有多可笑！

在芒市、瑞丽、缅甸边境的小镇上，随处可见夹着人字拖的人，黑色的或褐色的开裂的脚后跟，走过水泥路面，路面发出“嚓嚓”的声音，走过土路，就扬起一路灰尘，就像每人拖着一根鞭子。我老想着他们绝尘而去的豪气，可还是因为那双人字拖，他们步履艰难。

阿霞，你可曾见过像你那般纤细白皙得像被裹脚布裹着成长的脚吸着人字拖？我想起有一天我在瑞丽街上见到一双人字拖，半高鞋，红绒布包裹，人字上镶嵌着几颗闪闪发亮的珍珠，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字拖，但它同样不适合你。我不希望你有一双扫把脚，与三寸金莲相比，你算幸运的了，虽然高跟鞋会磨破你的脚后跟，狭窄的鞋尖会挤扁你的脚趾，脚趾上的鸡眼遇热就奇痒难忍。但如果你脱掉袜子，把脚伸到八九十岁的老太太面前，她肯定会惊叹你这双天足，又庆幸你晚生了几十年，不然她会把年近三十漂亮得像仙女一样的你至今尚待字闺中的罪过归于你这双大脚。

明天，我该如何说服阿霞打消要一双人字拖的念头？以我对阿霞的了解，这个问题比阻止她一个人去危险的地方旅游还难。但我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我想试试。

野菊花

这一带有很多这样的山沟，不知这户人家的祖先是怎样找到这里的，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决定把家安在这里。一左一右的两条路被踩得平整如机器压过，路边的草枯了又长、长了又枯不知多少载。连通这户人家的有三条路：一条他们称为去路，去路的一头连着通往镇上的大道；一条称为来路，来路通到山里，这户人家干活儿、上山砍柴都由此路去；一条路通到屋后的小道，小道上串着无数住在山沟里的人家。这三条路都是人踩出来的土路，一下雨就容易滑倒，实在没法行走，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就会把灶灰担出去倒在路上。

照说这里算不得是风水宝地。屋后的缓坡只占到一半，往上就是陡峭的悬崖了，通向其他山沟的路就在悬崖下边。左右两边的山坡像两只骆驼，坡度皆在七十度以上，在坡上种庄稼只有靠挑水上去才行。前面是一块稍微平缓的土地，这户人家已经把这块土地改造成几十块形状各异的梯田。前面也是一座大山，山下有一条河，去镇上的大路就修在河堤上。一到街子天，这条路上的行人便络绎不绝，遇上挑担子的人多，空手走路的人还得侧着身子。

两间瓦房建在山沟的最里面。有了第一个孩子后，男主人在正

房的左边搭了一个偏房，偏房的柱子是几根松树，顶上铺稻草。后来有了第三个孩子，男主人又在正房的左边搭了一间相同的偏房。因为房子建在山沟里，大风吹不到，所以这稻草搭建的房子挺牢靠，直到我出生，左边那间偏房还稳稳地立在那里。

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六岁，二姐四岁，三姐两岁。

我是在父母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生的。

妈妈系着围腰忙碌着准备一家人的午饭，她坐在竹凳上，弯腰把削过皮的山药砍在盆里，准备煮山药稀饭给大家当午饭。

对于肚子的疼痛她一点儿都没在意。她想，离孩子的出生还早呢，肚子疼也许是因为吃坏了肚子。直到热乎乎液体从她的下身喷出来，她才想到：这小四要提前来到人世了。

一方面，她差父亲去请山那边的接生婆；另一方面对我的三个姐姐扯谎，说是山那边的二婶子让她们去吃糖，二婶赶场回家了，买了很多水果糖回来邀她们去吃。那时候，糖果对山里的孩子有无限诱惑力，为了争糖吃，几个小姐妹吵得不可开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开始大姐相信了，每次妈妈赶场回家或多或少都会买几颗水果糖回来安抚她们，二婶赶场回家叫她们去吃糖也是入情入理的事。于是她去箩筐里挑了一件干净的衣服换上，兴高采烈地领着两个妹妹往二婶家赶。

刚出门，二姐就开始算计她能吃到几颗水果糖。她忍不住，高兴地问大姐：“大姐，你猜我能吃到几颗糖？”

大姐歪着小脑袋，装作深思熟虑的样子，想了想说：“大概两颗吧，不会超过三颗吧，要是有四颗就太好啦。”想到她们有可能吃到四颗糖她们就非常兴奋。